

多走了一百米

□吕游

母亲还是耐不住性子,一个劲儿闹着要回家。

原本在老家生活得好好的,命运就是如此多舛。孩子们大了,出嫁的出嫁,进城的进城,寄居于身边的外甥、外甥闺女也先后离开了吕家大门,离开了母亲身边。原本当村的大姐离着近,经常回家,彼此之间还有个照应。后来大姐过世了。邻村的二姐接替了大姐的班儿,过来照顾母亲,想不到生活就这么变幻莫测,二姐也不幸患病,离开了。母亲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。

这一年,母亲八十八岁。上了楼,就很难下楼了。毕竟年龄大了,佝偻着身子,脚步迟缓,稍一走长了路,就喘的上不来气儿,就只能待在楼上。除了吃饭,就是看电视。没有了邻居串门,多是我们陪在母亲身边,听母亲唠叨乡下的事情。生活单调了许多,空出来的时间里,多的就是寂寞了。

“我不在这里待着了。”母亲用委屈的目光看着我,说。

“怎么了,不是挺好吗?”

“家里还有两条狗,没人喂。”

“我已经安排人照顾了,隔一天喂一次。没事的。你看,家里还按了远程视频……”我打开手机。母亲凑过去,贴着视频使劲看。两条狗在视频里清晰可见,摇着尾巴,时不时冲着院落外叫两声,叫声听得很真切。母亲就开心了,

“你看,小黑儿守在它娘身边,多欢实!”

“不走了?”我笑着,故意问。母亲小声“嗯”了一声,轻轻点了点头。

有一天早晨,照顾母亲吃过饭,刚要出门,母亲对我说:“你骑电车子,还是开车?”我说:“路不好走,不开车了。”

“那你从公路这边走,我去看看,要不,不放心。”

我可以从小区南门走,路要近一些。走北门,就要绕路,从小区推车出来,是五十米。从小区门口拐到楼的下面,又是五十米。站在路口的一家店铺门口,往南面的四楼阳台上时,正看到母亲的头部。母亲身材不高,我见母亲探着头,拨着脖子。我想:一定是母亲趴在阳台上,踮起了脚尖儿……母亲的目光向下逡巡着,终于看到了我,因为没有牙齿而瘪下去的嘴露出了笑意……我向母亲招招手,母亲就向我招手……我摆手,示意母亲快回屋里去。母亲还是摆着手,摆着手……

我骑车向路口走,贴着道路的北边。我知道,母亲的目光一定还追着我,我怕母亲看不到我。

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。每次我上班,临行,母亲都会问我怎么走,如果是骑车,一定要到阳台上,目送我上班。有一次,我告诉母亲:这次我有急事,不走北门了,要走南门。在南门走,你看不到我,不用阳台了。母亲看着我,轻轻点了点头,一脸的失望。

骑车往南门走,突然停住了。我仿佛意识到了什么,调转车头,向北门走去。五十米出小区,左转,再走五十米,习惯地停在了那家门前,抬头望,正看到母亲,探着头向着我停车的方向……我看到了母亲的微笑,看到了母亲向我挥起的手……突然不知道为什么,眼睛就湿润起来。

母亲开始习惯了城里的生活,开始习惯了每天向我挥手。是的,是挥手,而不是告别。我多走了一百米,其实这一百米,包含着母亲远远长于一百米的等待。以前,在城里,我是每天打电话问候妈妈,报个平安,周日驱车30公里回家看望母亲。现在,离得近了,但是每天我还要多走这一百米,看望母亲。我愿这一百米越走越远,长过我和母亲简单的生活,我在低处,在母亲的视线里;母亲在高处,在我的视线里——母亲就安心,不想家了。

这一百米的距离,有超过乡下,超过一百米、一公里、一公里长的幸福。

吕游

曾用名吕宏友,河北省沧县人。作品见于《诗刊》《北京文学》《星星》《诗选刊》《今晚报》《河北日报》《深圳特区报》等报刊。

蒹葭苍“沧”

□何菲

又一年“岁亦阳止”,初冬的清晨,从老家驱车回城上班,路边沟渠的芦苇,只露一截土黄色苇穗,毛茸茸在风中抖动,仿佛一群沿着公路跳跃奔跑小兽,猎猎可闻。

芦苇,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植物,百度上说:多年水生或湿生高大禾草,生长在灌溉沟渠旁、河堤沼泽等地,世界各地均有,芦叶、芦花、芦茎、芦根、芦笋均可入药。芦茎、芦根还可用于造纸行业,以及生物制剂。经过加工的芦茎还可做成工艺品……

沧州是不乏芦苇的。小时候,我们叫它芦草,普遍,却非“高大禾草”,因为它们少有机会长在水边,更没有机会长大——那时候,能给牛羊吃的草太少了,所以,虽然打草的孩子们最不喜欢这扎手且根深秆硬的芦草,但它们通常还是难逃“果牛羊之腹”的命运。

随着时代发展、环境改善,家庭饲养牲畜的少了,鱼塘、沟渠的水多了,大多数芦苇得以在水塘边、沟渠畔,自由自在、由春而冬地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。我也才知道,那些曾匍匐于路边、残喘于旱地的芦草,原来可以在水土丰腴的地方,长得如此高大而秀美,是名副其实的“高大禾草”,这也是和平盛世给予植物的护佑吧……而回首当年,我不禁对它们生存的韧性,油然而生敬佩!

说到药用,我印象里,小时候的冬天,父母常煮芦根水,帮我们消痰润肺(老中医讲,此方对冬天小儿干咳无痰效果尤好)。不过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芦根水带点土腥的味道,而是铁锹翻起深藏于泥土的芦根的场景,那柔韧洁白、长而有节、动辄数米、错综延伸的芦根,令人感慨:虽然它们在地上只有一小丛,地下却暗藏如此磅礴的“伟业”和力量。

芦苇被做成工艺品,我见过烫画。那些苇秆、苇叶,被匠心独运的艺术家烫灼出层次丰富的焦褐色,表现或灵动精巧或雄奇磅礴的万千画面,让普通的芦苇有了生命和价值的升华。不过,我印象里芦苇的使用和创造,大多粗糙、质朴——它是盖新房时,人们铺在房顶上硕大平整的苇编板;是孙犁《荷花淀》里水生嫂月下编织白洋淀跳跃在她怀里的苇篾子;是老婆婆们手编的精致小饭篮……

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《诗经》里的芦苇柔美秀丽,浪漫美好,在水的映衬下,更多一份灵动的缱绻,伴人上下求索,溯洄追寻,生发出如苏轼“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”的想象,摇曳在古今万千诗文里。而乡土中的芦苇,让我想起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的古语。一方水土不仅养育一方人,也养育一方风物,而这些风物又常能成为这一方人的象征。在沧州这片长满芦苇的土地上,这一方人也如芦苇一般,泼辣肆意、顽强执着地生存与发展着,用他们的勤劳智慧和隐忍顽强,从匍匐在地、艰难残喘,到挺直腰杆、扬眉吐气,到越来越高大秀颀,高扬起生命和发展的猎猎旌旗!

古往今来,这些“苍苍蒹葭”和这片土地上的苍生一起经历,一起见证。无论恶劣条件下的匍匐隐忍,还是欣然得时的丰茂,它们身上体现的时代变迁和发展,似乎一点也不比人类少呢。

这遍布世界的古老苇草,在沧州,浪漫在《诗经》里,勇敢在白洋淀,摇曳在运河畔,浩荡在南大港……泼泼辣辣,遍地连天,从初春时的一点新绿,长成夏日的满眼绿墙,到秋天的苇花飘曳,再到冬日的雪下敛藏,它们以旺盛的生命力和执着的守护,辉映这片土地上的人和精神;也可以说,它们以无言之教启迪、教化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

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说: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。站在高高的堤坡之上,放眼那一路铺展于天地的满目芦苇,每一株都似一个正在思考的灵魂,深深沉于它们的丛伍,伫立在与我们同在的天地……

何菲

沧县中学教师,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。有散文、诗歌等作品散见报刊。

草木有格

□吴相艳

秋风起,树木们精神抖擞,一个个地张扬,争奇斗威的精气神儿,丝毫不亚于娇花嫩草。

构树和法桐,一个是亚裔土著,一个是舶来品,却像哥俩儿,经常被城市管理者弄到一起排排站,耀武扬威,遮天蔽日。沧州九河路上就有它们的身影。不知情的,还以为是一树种,细看,则哥俩儿各有气质,格调不同。就整个树形来看,构树枝叶张扬外向,热情似火;法桐更懂低调之术,内敛向上。这与中西人的性格似乎完全相反。不过法桐并非法国特产,据说来自英国,20世纪初曾被传教士广泛种植在法租界。可见,世界大同,树木如文化,互融互通,早已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了。

南京的梧桐大道颇具盛名,夏季留浓荫,秋天晒黄金,树下走走,忍不住想做诗人。青岛老城区的法桐也颇有风韵,粗枝大叶,尽情生长,张扬着一个城市的风情。

“姐姐——,快来看,树上有那么多荔枝!”

“好的妹妹,我去喊妈妈拿竹竿——”

梧桐树下,一对来自南方的小姐妹欣喜地呼唤。哎,这可爱的缀满小球球的悬铃木,不知道要让小妹妹有多少失望呢!

构树也颇具迷惑性,七八月,顶一头红红的果实似熟透的杨梅,于密叶间探头探脑,煞是可爱。

与亲民随和的行道树不同,白桦树是格调高冷的代表。白桦喜深山,恋阳光,清瘦俊美,格高飘逸。秋天时披一身黄金甲,在漫山遍野火一样燃烧,天然的浪漫,自带爱情气质。走进白桦林,没有哪一个小伙不想遇见一个痴情的姑娘。在长白山的深林里,颇有一些松树和桦树长在一起,彼此缠绕,演绎“松桦恋”的传说,让深山老林里充满了有情有义的人间故事。冬天的白桦则另有风情,在白皑皑的雪地里,它们眨着睿智的“树眼”,一身素衣,凛然挺拔。在山西



五台县的丛林中曾偶遇一片白桦林,它们在冬日萧索中干净利索的样子,让人不用去问道宗教,内心就能得到安宁。

银杏树此刻刻严重抗议:“我才是秋色之冠。”要说都是大自然的宠儿,难分伯仲。银杏树古雅,悦心;白桦树俊逸,悦目。各有说不尽的好,赏不完的美,品不完的调,都是至品。

苹果树、梨树、柿子树、山楂树这些盛产日常水果的树木从来不屑与之争锋。柿子灯笼高挂,山楂映红山坡,苹果粉面,梨子摇黄,味蕾打开,人间至味,不过就是一缕草木的味道。倘若没有这些甜甜的奉献,人们的嘴里恐怕早就飞出个鸟来。

文明的进化,当然不止于吃的满足,譬如《西游记》里的妖怪,由看见唐僧就想吃,一路走来,已经上升到要与唐僧长相厮守的境界了。人们观草木之格,多是渗入了主观情感与文化期待,就像青松之于风雪,翠竹之于气节,合欢树之于母爱。这两年合欢花大受欢迎,那些扑闪在枝头的粉红色小扇子,居然是名贵的药材,每到夏秋,都有走街串巷的药商去村里收购合欢花。当母亲艳羡地说谁家的合欢花长得有多好,我想,确实该给老家种上几株合欢树了。

即便有些“节日”早晚到来,爱一定永恒。

秋天,是草木的“节日”,寒风来临前的狂欢总是动人。芦苇的美温柔而有分寸,浅浅的白,瑟瑟地抖,柔柔地摇;再辅以黄昏、落日、宿鸟、秋虫,多坚硬的心,都挡不住一根芦苇飞絮的柔。当年白居易在浔阳江头,岂不也伴一枚枫叶、一苇荻花,映一江冷月,让一曲琵琶弄湿了青衫。寻芦花而不生情,似乎已经不符合中国人的性情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同一草木,文化背景不同,在人心中的映像迥异。倘若法国大思想家帕斯卡尔看见了芦苇,断不会如此多情。他说:“人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。”多脆弱的生命,都会因为思想而强大,就像哭哭啼啼早夭的林妹妹,因为才情而名冠十二钗。但帕斯卡尔大抵不会喜欢林妹妹,他是理性的数学家和哲学家,而不是多情的中国诗人。

草木有品,皆因人心有情。风清,云淡,草木深,人心浅,如此才好。

吴相艳

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,教育工作者。文章发表于《中国政协报》《中国剪报》《河北日报》《吉林日报》等纸媒,多有散文获奖,著有散文集《行走的目光》。